

## 缝补旧时光

卜欣

女儿是小区院子里出了名的“疯猴子”。滑滑梯、健身器材等区域,到处都有她的身影。

她说:“这点随我。我小时候在村里,也带着全村同龄孩子上房揭瓦,想一圆自己的武侠梦。”所以,她毫不费力地把三条防蚊裤崩了线,开了裆,两只小袜子漏出了“大拇指”,此乃常事。

午后,乌云密布,只听见沙沙的雨声。树木在雨的洗涤下焕然一新,变得愈发苍翠。这样的天气舒适宜人,女儿的小脑瓜从空调被中露出来,正安稳地睡着午觉。

这样难得的时间,没有不绝于耳的“妈妈、妈妈”叫喊声,突然拥有了片刻安静,应该做些什么打发时间呢?目光触及椅背上搭着的衣物,有事干了,把丫头的裤子和小袜子缝补好。

我拿出一个铝制饭盒,这是妈妈传给我的针线盒。饭盒表面还有一些磕碰的痕迹,记忆中,这是母亲以前上班时带饭的工具。我掀开盖子,从针线盒里翻找出同色的线,倚靠在沙发上准备缝补,突觉室内光线有点暗,又不想开灯,于是拿个小板凳移到窗前,听着书,就着窗外的亮色,一针一线,缝

缝补补。

窗外的雨雾美得迷离。一缕柔风,伴随着手机播放的富有情感的读书声,时光好似回到母亲年轻的时候。

那会儿,物资匮乏,衣服、裤子总是会买大一到两个号码,袖口和裤脚都是先挽起来缝住,长高了再放下来。小孩子贪玩也不爱惜衣服,我的裤子总是两个膝盖处最先磨破。对我来说,母亲的针线活儿就像是一门艺术,缝出来的针脚疏密有致,走线笔直。就算打补丁,也会缝出可爱的图案。

我最爱倚着母亲看她缝补衣服,每次母亲都会借着窗外的阳光,满头青丝垂下。她用捏针的手将垂落额前的头发拢在耳后,在我眼里,好似整个人都在发光。

我总会赶紧拿本图画书,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一边假装看书一边偷瞄着母亲。母亲飞舞着手中的针线,时不时提醒:“别离我太近,小心扎到你。”

我扭捏着、虚虚地将小板凳往外假装退一点,其实还是紧紧依偎着她。母亲无奈笑笑说:“你把你看的书大声念出来给我听,我会缝得更快哦。”于是,我赶紧坐直身体,放声朗读起来,似乎在给母亲打气加油。

很快,母亲将裤子缝好,收针并抖开。“试试吧,以后穿衣服要小心,再破我就不管你了。”我心虚地吐了一下舌头,穿好后去找邻居小伙伴炫耀母亲的手艺。母亲的笑容里透出一丝享受,看向我的目光更加柔和。

长大后,我也跟着母亲学点缝补技巧,甚至承包了她穿针的活计。一开始是我主动的,再后来逐渐发现母亲的眼睛老花得厉害,还因为白内障做过一次手术,也就只能指望我穿针了。往后的日子里,穿针由我代劳,而缝补的事宜,母亲仍乐在其中。

针线穿透布料,进进出出,母亲把手中的针线活儿一件件完成,而那个满头青丝的青年母亲的符号,已经变化为眼角的皱纹和鬓边的白发。岁月无声刻录着时光的流逝,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母亲用针线缝补我贴身的暖衣,缝起我童年时对美好的向往。

我突然觉得,这一切好似翻印在我女儿身上。母亲对女儿的爱和心思都藏在那一针一线中,简单、纯粹、诚挚。

细雨依旧,微风轻诉流年。缝补间旧时光一去不复返,然款款情谊永驻心间。

## 泾野怀古十五题(下)

白描

## 咏味经崇实两书院

泾阳旧邑墨凝光,两院微音史传扬。  
黉门既启培伟干,泮宫新开毓俊良。  
雪室燃藜鹏鹤志,寒窗映月横渠章。  
往范遗风昭远路,贤英赓续拓宏疆。

## 访士门徐

峨山宛翠黛生烟,翰林故宅岁华残。  
颜垣静隐搜遗事,老蔓情藏旧篆篇。  
忧思忍顾阶基坏,怅意徒叹世路艰。  
废庠梓里情同护,远绍徽风泽泽延。

## 寄吊上官婉儿墓

称士清才傲盛唐,娇梅妙点幻新妆。  
毫端诏墨临朝野,卷里诗心映素光。  
侍主频经宫斗险,托身每涉算机藏。  
孤坟间径尘嚣乱,子影唯吾黯黯香。

## 瞻萧何曹参墓

霏霏苍冢冢并连,碑铭懋绩颂英贤。  
鄂侯制律兴秦汉,丞相循规固锦川。  
举善推才功震古,遵章守道业光天。  
幽林墓畔长风吹过,邃念前贤对浩川。

## 泾阳古渡

花池修石临泾渡,瓠口波扬古船头。  
西溯流沙通异域,东携帆影入皇楼。  
蓂莪织锦舟中载,兰麝薰皮埠上收。  
最是关秦繁盛地,壮县名津耀鼎州。

## 暖情盼燕归

郭永韬

春风轻拂,催醒沉睡林木  
枝头新绿萌动,似梦想低语  
嫩芽挣开束缚,怯怯地探首  
好奇探寻这全新征途

田野展怀,拥抱温暖日光  
泥土袒露黝黑胸膛,芬芳逸散  
农人躬身,指尖轻触种子  
一年期愿,庄重撒入土壤  
每颗种子都怀揣憧憬  
于湿润中把未来酝酿

我站在故乡土地上,极目远眺  
心中温情,恰如春日艳阳  
袅袅炊烟升起,家的方向  
乡愁在心底蔓延,肆意滋长

看那溪边垂柳,垂下缕缕情丝  
细长柳枝,轻拂潺潺波光  
似在等待归巢燕子,倾诉念想  
共同描绘故乡秀美景象

我盼那熟悉踪影,掠过清塘  
轻盈穿梭农家矮墙  
它们裁出春风,停歇晾衣绳上  
与乡村烟火,交织温馨模样

旧巢旁,它们匆忙修补梦乡  
呢喃软语,叩醒沉睡心房  
声声啼鸣,是为故乡守望  
眷恋伴着春风,悠悠飘扬

归来哟,归来哟  
明媚春光中,我满怀期望  
等你携春盎然欢畅  
让故乡每一处,绽放光芒  
燕影翩翩,乡村故事再谱新章  
这份乡情,岁月里永不散场  
(单位:西安市鄠邑区涝峪国有生态林场)



## 乳名里的乡愁

倪小红

“小红子,你可算回来了!平时工作忙,难得过年回来,这次你们一家四口可要在老家多待几天。”我刚进家门,带着儿时乡间乳名的呼唤,让我倍感亲切和温暖。

“好的三叔,您老最近身体可好,过来坐坐。”我笑脸相迎,递上了烟。“好着呢,我先回,你堂弟小娃子也回来了,下午咱爷俩再深叙。”春节假期,我回到了久别的老家,刚到村口,便与本村的叔叔、大爷们拉起了家常。

乡音、乡情,熟悉的名字、亲切的语调和在时光中闪回的乳名如同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那扇关于乡愁的大门,将我与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紧紧相连。

一声乳名,几多乡愁。在记忆的幽微处,乳名不仅藏着母亲怀抱里那缕淡淡的乳香,更隐匿着乡愁的神秘密码,以及无尽的爱与牵挂。那是幼年时父母在哄我入睡时温柔的呢喃,是奶奶在灶火旁的轻声念叨,是爷爷在田间地头的高声呼喊。

儿时的每一天,家人和街坊四邻都会亲昵地叫着你的乳名,乳名也就根植在了记忆深处。

傍晚,我漫步于小河边的小路。尽管凉风嗖嗖,寒意难耐,我还是沿着田野走了一圈。遇见儿时的玩伴,他们老远就喊着我的乳名,热情地打招呼,我笑着应答,熟悉的声音让我心中满是温暖,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年代。这漫长的人生旅程里,能毫无顾忌、自然而然叫出我乳名的人,越来越少了。

离家之后,千山万水,天涯海角,无论脚步丈量过多少土地,乳名始终是身后永不褪色的乡愁坐标,它不是地图上用墨线勾勒的标记,而是镌刻在灵魂深处、永不磨灭的地标。哪怕周遭无人呼唤,它也静静蛰伏在心底,如影随形,从未有过片刻疏离。

坐在返程的车上,耳边似乎还回荡着长辈们呼唤乳名的声音。它就像一把密码锁,只要听到那熟悉的呼唤,心中关于家乡思念便会汹涌而出。  
(单位:黄陵矿业一号煤矿)

## 夜的漫笔

高晨

飘飘洒洒,雪花悠闲轻舞。一直睡到自然醒的我,慵懒地坐在飘窗上,漫无目的地欣赏着雪景。雪花纷纷,清幽、安闲,让人心也舒缓。

来到楼下公园,空气清新,天地之间浑然一色。宁静,好像整个世界都按下了静音键。微风吹过,树枝上的雪花飘落,让人忍不住伸手去接住。

小路被雪覆盖,走在上面,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小鸟不知疲倦地寻找食物,留下了一串串有趣的脚印图案;小狗在相互追逐,欢叫声在寒冷的冬日里显得格外亲切。

暮色渐重,华灯初上,雪花好像披上了红纱。我站在路灯下,任雪花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脸,清空我的心。

回到家,钻进被窝。我和孩子都怕冷,能窝着就窝着,保存热量。小城的生活节奏适合养老,寒冬的夜里如此静谧,人人都猫在家里。入夜,温度更低了。闭上眼睛,世界更加安静。好像很久都没有听到卖糖葫芦的那人用喇叭播放着《冰糖葫芦》的歌叫卖了。

转眼间,我家宝宝也要6岁了。忽然发现午睡的他在悄悄长大,真是时光流转,岁月荏苒。

在这寒冷的冬夜,愿万物更新,长安常安。

一天晚饭后,我来到阳台,去看那盆已经苞待放三天的昙花。

记得去年春天,我在花市一眼相中了这盆昙花。卖花老人说:“这花娇气,得用心养。”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抱回家,放在阳台的“风水宝地”。每天我都会来看看它,和它说说话。

昙花的叶子肥厚油亮,像涂了一层蜡。花苞起初只有米粒大小,渐渐长成拇指粗。这几天,花苞开始泛白,顶端微微张开,像是在打哈欠。

借着阳台的灯光,我搬来小板凳坐在花盆前。突然,我注意到花苞轻轻颤动了一下。我赶紧掏出手机,调出延时摄影模式。

花苞缓缓张开,像一位羞涩的舞者慢慢舒展手臂。先是顶端裂开一道细缝,露出里面洁白的花瓣。接着,花瓣一片片向外舒展,如同少女的裙摆轻轻摇曳。我屏住呼吸,生怕惊扰了这场盛大的演出。

花瓣完全展开时,我惊呆了。那是一朵多么美丽的花!洁白如玉的花瓣层层叠叠,中间点缀着黄色的花蕊。花香淡淡地飘散,带着一丝清甜。

这一刻,我仿佛听见了花开的声音,那是生命绽放的乐章。

突然,我想起母亲。她生前最爱养花,阳台上总是摆满各种花草。记得她常说:“花开的时候最美,但最美的时候也最短暂。”那时的我还不懂这句话的含义,现在想来,母亲是在感叹生命的无常。

我的眼眶湿润了。母亲就像这朵昙花,

## 花卉的姿态

朱权利

把最美的时光都留给了我们。她总是起早贪黑地操持家务,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即使生病了,她也坚持给我们做饭、洗衣。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还惦记着我们一家大小的事。

我忽然明白,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绽放得精彩。就像这昙花,虽然只开一夜,却把最美的姿态留给了世界。我轻轻地抚摸着花瓣,感受着它的柔软。这一刻,我多么希望时间能走得慢一些,让我多欣赏一会儿这美丽的生命。

次日一早,当我再去瞧这盆昙花时,花瓣已完全合拢了,但它留给我的感动却久久不能散去。我决定把前夜拍的延时摄影发给远在他乡的姐姐。我们都很想念母亲,这朵昙花让我想起了母亲的爱,那种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爱。

傍晚,姐姐打来电话。她说看到昙花绽放的视频,想起那年夏天,母亲特意等到昙花开放的夜晚,叫醒熟睡的我们来看花。那时的月光很美,昙花很香,母亲的笑容很温暖。

“弟,我们回家看看吧。”姐姐说,“我想去看看母亲种的那些花。”

母亲虽然不在了,但她种的花还在。



乐山乐水

静好

摄

又是一年开学季,看到一群群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的情景,我不由得想起上学时的往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矿区上小学。每逢开学,一个假期未见的同学碰到一起,高兴地叽叽喳喳说个没完,都急着打听什么时候发新课本。

开学第一天,同学们领到新课本都爱不释手。我捧着课本小心翼翼地翻开,闻着扑鼻的墨香,翻看目录,看看新学年将要学些什么,仔细把课文中的插图看一遍。

小学一年级那年,我第一次领到课本。放学回家,一进门,我就拿出书来嚷嚷着要姐姐赶快包书皮。姐姐正帮妈妈做饭,说吃过饭再包。我等不及,满屋里乱翻,掀起床上的褥子,从下面抽出压得平展展的牛皮纸,又从抽屉里找出剪子和小刀,拉着姐姐给我包书皮。

姐姐心灵手巧,拿刀子将纸裁好,再折叠摺压,用剪刀剪几下。不大工夫,就把两本书包好了。至今我还清晰记得,她包的牛皮纸紧凑严实、棱角分明,正反两面的四个角上还有护角,我非常喜欢。

捧着姐姐包好书皮的两本新课本,我

去找钢笔字写得漂亮的邻居董叔叔,在封皮上分别写上算术、语文和我的班级、姓名。第二天在学校炫耀给同学看,总是能得意好几天。

那时候,矿区的孩子包书皮大多用牛皮纸。这种纸厚实、耐用,不易破损。可商店没有卖的,只能从装过水泥的纸袋子上拆下来。这种用过的水泥袋子如果没有破损,

## 包书皮

牧石

厂家还要回收利用,单位也不让人随便拿。而且这袋子分三层,外面一层印有字不说,还落满灰尘不能用。里面一层沾满难以除掉的水泥也不能用。只有中间一层干净可以用,再来一张很不容易。

当然,包书皮最好用的是画报。它油光厚实,上面还有精美的彩色图画,包出来的书皮花花绿绿、漂亮耐用,让人羡慕。不过,

一般人弄不来,没有几个同学的课本是用画报包的。

同学中也有用画报包书皮的,但不到年底过年,墙上的年画是不能揭下来用的。想办法找来的旧年画看起来陈旧,包在书上不好看。实在没办法,有同学就用报纸包,甚至用两层报纸。可报纸包出来的课本松松垮垮,过不了两天就散了,而且上面满是铅字,弄得手指黑乎乎的,还把书弄得脏兮兮。

姐姐包的牛皮漂亮好看,我也不笨,上二年级时,就跟她学会了,包出的书皮也好看。

那时候,每当期末考试,多数同学的书皮都不成样子了。少数包得好的,把书皮剥去,课本看起来还像新的一样。后来,我有了女儿。她上学时,书皮是用透明塑料做成的,已经不用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包书皮了。如今,连那种现成的塑料书皮也不用了,只需买回几张薄薄的贴膜,往书上一贴就成了。

回想过去,再看眼前,我发现几代人包书皮的形式彻底变了,但是爱惜书籍的习惯没有变。